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六

起著雍涒灘正月盡屠維
作噩三月凡一年有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金尼瑪哈諜知鄧

州將為行在所令寧珠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安撫使

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禦敵皆死鬪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不聽戊子城陷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人所有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為之者帝惡其奇巧乃命守臣錢伯言毀之於市觀者悅服 辛卯置行在權貨務 壬辰金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

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闕王廟中畧曰蕃賊擾散甚久百姓因賊破家者皆當復讎力戰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賊來百姓已錯今年防賊不可怯懦汝若怕賊則敗不怕則勝況賊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能起易殺身入重地力孤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京西提刑謝貺得而上之詔兵部刊板散示諸路 甲午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 迪功郎周公彥言今茲正月之交乃太一遷正之日宜於禁中設壇

拜迎是日帝問宰執當如何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
何拜迎太一之有會有前朝奉郎崔穆所生母沈氏訴穆舊
未嘗罵母抱冤久廢乞因赦叙於是張慤言臣知穆為詳穆
乃翰林學士張閣之壻蔡京謫詞閣所草也京憾之開封尹
盛章阿京意鍛鍊穆罪人以為冤帝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
悅而天意格豈不賢於周公彥望拜之禱乎乃詔復穆本官
金羅索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
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

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
能以身徇國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
死守前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出戰被擒乙未城
陷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
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經畧司總管機宜文
字王尚及其子建中俱死之重彭山人忠孝河南人嘗
受易中庸於程頤迪開封人父博古戰死以蔭得官迪
又以戰死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

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拒
之 丙申金人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 詔自今犯
枉法自盜賊者中書籍其姓名罪至徒者永不錄用
丁酉金人陷房州 己亥張遇焚真州秘閣修撰孫昭
遠戰不利其下欲擁之南還昭遠罵曰若等衣食縣官
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
庚子張遇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走 辛丑金人
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時所在盜起黃潛善汪伯

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以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大臣者詔除名南雄州編管後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有沮之者乃止之於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癸卯金額爾袞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之又陷青州浩琦之孫也鳳翔府進方士彭知一所燒金帝札付三省曰朕不忍

燒假物以誤人今發還仍毀其燒金之具 丁未詔諭
流民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 己酉禁諸將引潰兵
入蜀置大散關以審驗之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
部萬人隸韓世忠 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論孟忠厚不
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張慤言忠厚當換武階帝
即以臣僚論疏付忠厚令自請太后與換武階遂除正
任承宣使膚敏始受命 金人焚鄧州 癸亥太學生
魏佑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君十大罪 是月以中

奉大夫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
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
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金人
陷潁昌府殺守臣孫默金羅索既陷永興鼓行而西
秦州帥臣李復以城降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
張深遣兵馬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
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刺其帥哈富墮馬死
金人引去深檄隴右都護張巖往追之二月金尼瑪

哈據西京與宗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丙辰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 金人陷唐州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修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鐫其職詔從之 壬戌宇文虛中應詔使絕域復中大夫召赴行在 癸亥罷市易務 甲子金人犯滑州宗澤部將張

撫往救之。撫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撫曰：「避敵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撫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敢復犯。東京澤得金將王策於河上，本遼臣也。澤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乙丑，澤復表請帝還闕。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師，自去秋至今，春又三月。」

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而憚之與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進號沒角牛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

甲降 丁卯復延康述古殿直學士為端明樞密直學
士 壬申赦福州叛卒張員等 癸酉金人陷蔡州執
守臣閻孝忠 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
劫乃詔知揚州呂頤浩率劉安世王淵等圖之於是頤
浩單騎入賊營遇等皆出迎唯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
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揚子橋餘黨怖而釋甲 丙子金
人陷淮寧府守臣開封向子韶死之時金人晝夜攻城
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

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大罵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

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制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勝又非一州之所能敵見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丁丑以劉誨充金國軍前通問使王貺副之 辛巳和

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皇弟信王榛於
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人遷
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 中
山府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
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裹刃入府害邁及
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粹裂之身首無
餘三月辛卯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金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羅索丁酉

盡焚西京廬舍掠其民而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

復西京宗澤奏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 言者以

前起居舍人許亢宗前秘書少監李光皆附蔡攸以擢

要官乙巳詔亢宗光並管崇福宮 丙午遙授何臬為

觀文殿大學士陳過庭聶昌為資政殿大學士時臬已

卒於金昌為人所殺惟過庭在金軍中 己酉張員等

復作亂擁衆突城出命右路提點刑獄李訢討捕之

庚戌金人陷沼州 是月金羅索陷鳳翔府守臣劉清

臣棄城去又犯涇原經畧使曲端遣將吳玠逆擊於清
溪嶺敗之金兵走同華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金
師破其五十餘壁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
陝州兼安撫使 前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卒於燕山府
夏四月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
各舉所知二人 戊午宗澤遣將趙世興復滑州先是澤去
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
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

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世興佩刃在側衆兵露刃庭下澤謂世興曰汝能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遣往滑州掩擊金人敗之遂復其城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亦奏東阿縣民自相糾集為巡社寇不敢犯言者以為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乞罷之乙未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留亦不聽言者謂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已成風

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元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
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至於康允之
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
強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方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著
其賞罰以示勸懲詔從之 乙丑翟進以兵襲金烏珠
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丁進等戰於
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烏珠復入西京尋棄去 張巖
追及金羅索於鳳翔境銳意擊敵至五里坡羅索伏兵坡

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敗而死尼瑪哈聞之
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丁卯金人入洛州 壬申軍
賊孫琦焚隨州癸未入唐州 是月信王榛遣馬擴來
奏事詔以榛為河外都元帥擴為馬步軍都總管 楊
時連章求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在東
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
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宗澤招撫羣盜聚城
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五

月澤遣子穎詣闕上疏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江東蓋奸邪之臣一為強敵方便之計二為其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無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乙酉尚書右丞許景衡罷

景衡在位朝廷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諫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時方下詔還京因共以渡江之議為景衡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行至瓜洲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詔賜其家溫州官舍一區諡忠簡丙戌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

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者人占一經解試省試並計
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
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
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戊子以翰林學士朱勝非為
尚書右丞 辛卯以金人分兵渡河詔統制官韓世忠
閻勅各領所部兵逆戰令宗澤遣楊進等援之 丙申
復宇文虛中資政殿大學士充金國祈請使楊國輔副
之稱臣奉表於金時金方興兵南下已留王倫朱弁矣

虛中至金人遣虛中及楊國輔劉誨王貺並歸虛中曰
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時
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
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宗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
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
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
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
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

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兵相應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謚忠穆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如指諸掌修身行己雖細必矜立朝謇諤有大臣節及卒帝每

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初宗澤

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
錢蓋聞敵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既而金人
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
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具文以報實
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
滿野不得渡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
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木峽斷其歸路敵遂去

甲辰金羅索陷絳州 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

臣朱希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御營中軍統制張

俊討之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訪問其國老人多

得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復進士科而韓昉輩皆在左

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六月己未詔求祖宗遺事以備

國史命烏葉與耶律達斡掌之烏葉等採摭遺言舊事

自始祖函普以下至太祖綜為三卷上之考吳陳樞通鑑續編此事

附見十一月按金史太宗紀則詔求祖宗遺事乃六月己未事也今正之 乙丑張俊至秀

州執徐明斬之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俊故淵之部曲
希淵旨誣以同叛并殺叔近 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
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旨借道以達金國高麗
君畏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
金國又言金人決不肯和應誠等遂還 建州卒葉濃
等作亂甲戌陷福州 丁丑詔江浙沿流州軍練水軍
造戰艦 是月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
涇原經畧使曲端為節制司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

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今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京畿淮甸蝗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點刑獄趙哲率兵討之丙戌

東京留守宗澤卒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聖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

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
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
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之而自奉甚薄常曰
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
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
日冀有志弗就識者皆以為恨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
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

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
復去剽掠唯岳飛仍為留守司統制隸充麾下 辛丑
詔以春霖夏旱蝗州縣災甚者蠲田賦 八月甲寅作
御寶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
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
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罷殿中侍御史馬伸伸
自河南還上書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
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

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誑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仲怡然攜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仲東平人弱冠登第從程頤學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本朝與金勢不兩立昔

契丹主和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刺虎矣執政不悅遂命子砥知台州河北

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辛巳犯宿州丁丑二帝自霄部

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道君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韓州在燕山東北一千五百餘里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

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蘭以居達
蘭亦厚待之先是道君在霄部一日謂駙馬都尉蔡絳
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祐建炎中興今草得一
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且命絳以書示
檜檜讀之嗚咽不勝遂具酒餼延本路都統達書於尼
瑪哈尋徙居韓州道君每南望必注目久之曰陵寢在
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慕終日宗室自孝騫
以下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身

在他鄉幸得相聚母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

懷時有貸王安石日錄者輟衣而易之

此據中興記事本末修入

九月甲申丁進叛復寇淮西 庚寅御集英殿賜禮部

進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 癸巳金人

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經畧

使郭琰棄城退保義谷 丁未東京留守統制官薛廣

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

卒 曲端雅不欲屬王庶是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雍

耀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郤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已奏乞迴避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鰓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督戰會世才兵至郤端中海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是秋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

於五馬山砦遂會尼瑪哈入寇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
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譏察信王
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
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下五馬山諸砦探知擴
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共備之尼瑪哈將歷懷衛而
東聞鄂爾多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
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戊午遣劉光世討
李成金右副元帥額爾袞以衆渡河攻陷開德府遂

圍濮州 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為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邁經制東南邁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是翰林學士葉夢得言經制之法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望復行之戶部尚

書呂頤浩亦言其法創於陳邁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
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壬戌詔諸路提刑司拘收仍依
封樁錢法不可擅用 癸亥尼瑪哈圍濮州遣韓世忠
范瓊至東平開德分道拒戰又命馬擴援之 侍御史張
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甲子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
皇子如杭州以苗傅為扈從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楊
進復叛兵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
擊之未果揚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

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皋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是月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辛巳朔提舉嵩山

崇福宮李綱萬安軍安置劉光世及李成戰於新息

縣成敗走金人圍陝州守臣李彥仙戰却之壬辰

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坐於城樓上金人并其家

執之諭使速降彥明白吾家食宋祿爾輩使吾背君子

金人怒殺之初曲端為都統制隸王庶庶政嚴多誅

將士嘗曰設曲端有誤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
金人知端與庶不協併兵攻鄆延安庶在坊州聞之夜趨
鄆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入丹州州界鄆延之間庶乃
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庶屢督其進端陽許
而不行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
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知鳳翔府王瓚將
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失庶無所歸以軍
付瓚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

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庶初至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於庭既而與隨軍應副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擢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撫諭使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矣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

有指今以人臣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之端
沮而歸明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繫其官屬
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時王瓊在慶陽端使其統制
張中孚往召之曰瓊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瓊已去追之
不及 癸巳趙哲大破葉濃於建州城下濃遁而降復
謀為變張俊擒斬之 金人之圍濮州也以州小易之
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
跣足走免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乙未城遂陷粹中被

執不屈死烏珠又入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以太學
生建安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假禮部侍郎以行
金人知其應募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遺金人
書警以不戢自焚之禍且曰大國將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
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竟卒
於金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庚子詣壽寧寺朝享祖宗
神主壬寅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時鹵簿樂舞之
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

金烏珠入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州久被圍不試知事不可為既啟門乃納其家井中然
後以身赴井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
之 是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死之 金人
攻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
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金人忌徽言欲
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

月徽言屢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羅索聞之
孰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
豐三州降金可求故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
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敵大敗之斬羅
索之子 金人陷淄州 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
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
都監吳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岳飛與金人戰胙
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飛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

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
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發四端而
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趙開善心計好訶問天下
利病每有通變救弊之志宣和末為成都轉運判官多
所更革至是陳權茶買馬五害朝議是之即擢開都大
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罷官買賣茶給引通
商與茶戶自相貿易不二年茶引收息至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踰二萬匹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

制苗傳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庚申金人攻東平
府京西路制置使權邦彥棄城去又攻濟南府劉豫遣
子麟禦却之達蘭遣人啗以利豫懷前忿遂殺濟南驍
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甲子金
鄂爾多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
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
東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
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

人以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
拜託易幅巾而入鄂爾多問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
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大罵曰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
降乎鄂爾多怒並其家屬皆殺之永大名元城人少剛
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常知太谷縣縣有潭出雲
雨歲旱巫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部使者
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
燕山兵起以永為轉運判官郭藥師恃恩肆暴永力折

之藥師雖謝無愧容永退謂安撫使王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人也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金人南下會天寒城池皆凍金人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在大名弛濠梁之禁人爭取魚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至是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哭之至慟永見古人立名節者慨然慕之靖康時聞兩宮北狩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也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

金尼瑪哈入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乙丑金人陷虢州 丙寅始命修國史 己巳以黃潛善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顏岐為門下侍郎朱勝非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簽書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潛善等既無

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乃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惟率同列聽浮屠說法而已時戶部尚書葉夢得嘗請帝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帝曰自揚至瓜洲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運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兩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帝一日召諸軍議事帶御器械

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復請移左
藏庫於鎮江吏部侍郎劉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
今以降寇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
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潛善等終不
以為然 辛未金人寇青州 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
兼御營叅贊軍事教習長兵 是冬東京留守杜充決
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是歲召潘良貴為左司諫
既見請誅偽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

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大為黃汪所忌左遷工部良貴求去主管明道宮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河北制置使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京西賊貴仲正陷岳州甲申

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金人焚

青州西去京東安撫使劉洪道入城守之 辛卯陝州

都統邵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復虢州 甲午金以

南京留守韓企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企

先柳城人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

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亦自用女真

官號天會初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

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

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 乙未杜充遣岳飛桑仲討叛將張用於城南其徒王善救之官軍敗績 庚子張用王善寇淮寧府守臣馮長寧却之 詔百官聞警輒遣家屬避兵者徒二年因而動搖人情者流二千里 金尼瑪哈圍徐州知州王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丙午城陷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州教

授鄭褒罵敵與巡檢楊彭年並死焉 御營平寇左將

軍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
還尼瑪哈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部將
張遇戰死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
淮東戊申入泗州 二月庚戌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
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金尼瑪哈至楚州守
臣朱琳降辛亥入天長軍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率衆

迎敵未至而潰光世奔還 辛亥金人陷天長軍 壬
子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上馬馳至瓜洲步得
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
行日暮至鎮江府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食堂吏大呼曰
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
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
為黃潛善罵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置辯而首已
斷矣初右諫議大夫建安鄭穀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

沮之至是穀危從帝曰不用卿言至此 金將馬五帥

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追至揚子橋癸丑游騎至瓜洲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帝召從臣問去留吏部

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留朱勝非守鎮江府以呂頤浩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

五軍制置使駐鎮江控扼江口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是夕發鎮江次呂城鎮金人陷真州

甲寅帝次常州羣盜丁進等雖已受招而縱兵掠

民至是欲走山東朱勝非至丹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馳護勝非因令青圍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為巨盜聞渠有數百人爾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畏於是以此檄誘進至勝非所而誅之其衆惕息聽命丙辰帝次平江府丁巳金人攻泰州

守臣曾班以城降 戊午帝次吳江縣命朱勝非節制
平江府秀州軍馬禮部侍郎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閭門祇候劉俊民
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遺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金人
陷滄州守臣劉錫棄城走 己未帝次秀州庚申次崇
德縣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
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
兵八千守吳江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

金羅索破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悉焚其砲機篋格一切
守具曰無以遺敵據子城拒戰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
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
言大罵羅索射殺之既死僵立不仆統制孫昂及士卒
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衢
州西安人少為諸生負氣豪邁至是與子岡同死昂父
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癸亥下
詔罪已求直言令有司具舟常潤迎濟衣冠軍民家屬

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 乙丑降德音赦雜
犯死罪以下囚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不放
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
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
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
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
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
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

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
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
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敵兵再舉驅掠舟楫江淮千里
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
皆切事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士民皆死存者才
數千人 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求退
中丞張浚論其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
罪斥己已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尋落職二人

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殺陳東歐陽澈臺諫內侍言
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 以戶部尚書葉夢得
為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澈為尚書右丞 辛未金人
逼高郵軍守臣趙士瑗棄城走 壬申呂頤浩遣將陳
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癸酉蘄賽犯通州 韓世
忠小校李在叛據高郵 甲戌金詔禁醫巫閭山遼代
山林樵採 乙亥詔朱勝非赴行在留張浚駐平江
贈陳東歐陽澈承事郎官有服親屬一人恤其家贈馬

伸諫議大夫直龍圖閣學士 丙子詔士民直言時政得

失 是月張用據確山號張莽蕩 三月己卯朔日中

有黑子 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故事命相進官三等勝非特進五官辛巳尚書左丞葉

夢得罷以盧益為左丞未拜復罷為資政殿學士 以

御營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舊制簽書必帶檢

校官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為之而淵以節制直

除非制也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

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奇兵數萬二千餘騎
皆不能濟淵忽其言斬江北都巡撫使皇甫佐以自解
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悔然已無及遂失諸將心至
是簽書制下諸將口語藉藉朱勝非言臣記武臣作樞
有免進呈書押故事臣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官以
弭衆論帝然之壬午詔淵免進呈書押本院文字以
尚書右僕射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

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
時內侍康獲藍珪恃恩用事獲尤安作威福陵忽諸將
諸將疾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
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修亦疾內侍
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入樞府傳等
疑其由內侍以進愈不平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
宦者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
傳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

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
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百餘人皆殺之獲馳入宮白
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
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奏曰傅等不負國家為天下除
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
帝登樓百官皆從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
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
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

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
復得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
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復曾擇殺之以謝
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復擇當流海島卿等可歸
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
斬復擇臣不回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浙西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軍器監葉宗諤勸帝並誅康
復帝不得已命湛執復與之傳即樓下腰斬復嚙其肉

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為慶遠軍承宣使御營司都
統制正彥為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
曰陛下不當居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
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
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
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
帝帝曰朕當退位但須太后手詔乃遣顏岐請太后御樓
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

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
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致金人之禍宣闕今上
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
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
皇子為帝太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
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固請太后曉
譬百端傅等不從太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
公可無一言乎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

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
乃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
傳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魏國公粲即皇帝位太后垂
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
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大赦以張澈兼中書侍郎韓
世忠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
其衆隸諸軍 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於嶺南諸
州擇已行傳追還殺之 戊子以端明殿學士王孝迪

為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為尚書左丞 己丑改
元明受時苗傳等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二事
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乃下詔改元勝非又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亮謂元請
本為和我須待遣使然敵兵近在江北若遣使敵知朝
廷有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害反正當召應使者
來使之力辭先所遣使亦密留於勤王所矣必破其謀
可無憂也 張浚奏乞睿聖皇帝親總要務庚寅百官

始朝睿聖宮以苗傳為武當軍節度使劉正彥為武成
軍節度使詔劉光世范瓊楊惟忠張浚及呂頤浩並赴
行在傳等以御營中軍統制吳湛主管步軍事黃潛善
汪伯彥並分司衡永州居住以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
信使進士黃大本吳時敏為先期告請使朱勝非奏母
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
乞許臣寮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
語帝曰賴相此人若黃汪在位事已狼籍矣傳等欲挾

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赦書至平江張浚
度事不可宣而已章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乃屏偽
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
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人情畧定
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痛哭召守臣湯東野及提刑
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
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
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語之故相

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
濟以機術無驚動乘輿也敕書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其肯遜位
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御史
中丞鄭穀遣所親謝嚮微服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
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
動三宮此上策也又作杜鵑詩諭百官當迎乘輿反正
之意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

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
睿聖復辟幸金陵以圖舊疆 金人陷鄆州 癸巳張
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傳等居中
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輜持書說傳正彥輜至杭
見傳等折以大義令早反正正彥遣輜約浚至杭浚命
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傳等謀除浚禮部
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
托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聳言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

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頤浩於
丹陽貶黃潛善英州安置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
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
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丙申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
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及世忠將士衆皆感
憤於是令世忠率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
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集世忠

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
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紹傳曰不若使迓世忠
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
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
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堯真無能為也先是二
堯與浚書言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朝廷見以右丞
相待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
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

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二亮
得書與其屬俱詣都堂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如
呂樞密則曉事勝非曰罷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
巳責浚散官彬州安置制詞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
黃門密趨睿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
帝方啜羹不覺羹覆於手 辛丑二亮以韓世忠為定
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皆不受
時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

取詔焚之二免大懼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
拒勤王兵 壬寅日中黑子沒 呂頤浩將至平江張
浚乘輕舟遁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彬州之命浚恐將
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趨赴行在令申已發之
日是夜共宿城外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官
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沙漠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
為社稷死豈不快乎遂呼其屬刪定官李承造草檄文
浚為潤色之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金詔軍興以來良

人被畧為奴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癸卯呂頤浩

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傳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
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
後討之執黃大本下獄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

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禮部侍郎張浚同知樞密院事

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同簽書樞密院事是日

浚及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
即尊位二亮聞之憂懼不知所為朱勝非召二亮至都

堂議復辟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不然
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於是召李
邠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
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二亮以手加額曰聖天
子度量如是傳黨張遼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是月盜
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剽掠楚泗
間 金人掠京東諸郡劉道洪棄青州去達蘭以劉豫
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

南府鄂爾多還屯濱州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達蘭屯兵
衝要以鎮撫之賊王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
薄南薰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
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初金人
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侯趙立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
降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
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諸郡莽為
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_臣張曰洙

祖神主 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 庚戌復

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隆祐皇太后詔曰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遵用本朝故事

同聽大政皇帝復位即願撤簾皇帝懇請者再義不獲已

黽勉數日今中外寧一皇帝宜專決萬幾吾當退處東朝

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簾

此據北盟會編增入

呂頤浩張浚

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七

起屠維作噩四月盡上
章閏戊三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

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己酉詔訪求太

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
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
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
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
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苗傅劉正彥急
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犯富陽新城將
南趨閩中遣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 辛亥皇太后撤簾勤
王之師入城韓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張浚等見帝伏地

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鄉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責竄遠州

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右丞張澂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並罷以本職奉宮祠初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

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陛下不以臣即死而猶位宰相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因乞罷政帝不許勝非固請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岐等俱罷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李邴為尚書右丞御史中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

甲寅以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韓世忠為武勝軍
節度左右都統制張俊為鎮西軍節度右軍都統制凡
勤王寮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乙卯大赦舉行仁宗法
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
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
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中外直言 丁巳禁內侍
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
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張浚薦朝

奉大夫趙鼎見浚言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
朝卷簾故事推恩其家是日遂以孟忠厚為寧遠軍節
度醴泉觀使鼎除司勳員外郎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建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
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
司馬光以為不便乃請令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
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
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

一以李邴改參知政事 潘良貴自考功郎遷左司郎

中呂頤浩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
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
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
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
遂出知嚴州 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 韓世
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
可滅帝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與劉光世追討之 壬

申立魏國公塲為皇太子 是月西北賊薛慶據高郵
軍 金婁室取郟坊二州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張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
可保因慷慨請行詔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
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
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川陝之事置幕府於秦
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護蹕來武昌
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

初張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此意季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予祠 庚辰苗傳統領官張翼斬王鈞用馬柔吉降 辛巳帝次鎮江謂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莫郡境已令有司置祭更議恤其家 癸未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 中書舍人張志入對甲申

帝謂呂頤浩曰志謂朕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自古人君不能無過患不能改耳志諂諛如此豈可置之從班於是詔志奉祠而去 乙酉帝至江寧駐蹕神霄宮改府為建康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軍前尼瑪哈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

于草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
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器請得流涕冷山遂依左監
軍悟室以居為之教子 己丑韓世忠追討苗傳劉正
彥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
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王德
亦執苗瑀傳亡入建陽 張浚撫諭薛慶於高郵為慶
所留乙未浚罷 以御營前軍統制王玠為淮南招撫
使 己亥苗傳裨將江池殺苗翊降於江浙制置使周

望建陽縣人張標執苗傅獻於世忠以傳及劉正彥等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辛丑張浚還自高郵復知樞密院事楊進居鳴皋

山北京西安撫使翟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是月棄輜重南走興邀擊於魯山進中流矢死其黨復推劉可拒官軍六月己酉呂頤浩張浚以久雨恒陰皆謝罪求去帝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

假開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以司馬光配 王善攻淮寧府不克轉寇宿州統領王冠敗之 乙卯命恤死事者家且錄其後

丙辰劉光世招安苗傅將韓侂 戊午命江淮南引塘濶開畝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辛酉

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亂之
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
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
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
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
后窮邊絕塞之寒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
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
者萬無是理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

至耳 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滕康從而和之遂罷植知池州 以趙鼎為右司諫 甲戌移御行宮 先是御史中丞張守嘗論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帝不悅是日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舍人范宗尹代其任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論頤浩除擬不公詔庭秀罷職予郡於是右正言建陽呂祉言今日

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
大臣行事有失誰敢復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
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奉神主入
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
將備禦寇敵應接中原官吏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
禁賊貴仲正降金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
金主從之是月陷磁州時以華藏寺為建康府治而

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府治移保寧宮即聽居華藏寺而世忠逼守臣連南夫狼狽移家出奇於是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則無不可為者矣南夫治郡緩不及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帝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興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尋罷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

知建康府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癸未命

學士院草夏國書大金國表付張浚 甲申詔以苗劉之

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頗岐路允迪並落

職張浚衡州居住 金達蘭畧地山東安撫使劉洪道

棄維州遁萊州守將張成舉城降 丁亥皇太子勇薨

諡元懿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金爐有聲驚怖疾

轉劇以致不起初張浚以勇嘗奸帝位建議去之至是

竟連其乳母置死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鄭穀卒 汴

京之陷也二帝及宗室北遷多范瓊之謀又乘時剽掠
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右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瓊
之策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乞貸苗劉等死帝畏
其強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言及今不誅瓊
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帝深以為然浚乃與樞密檢
詳文字劉子羽謀誅之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
者使皆甲而來丁亥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設
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麾

之曰范瓊下有敕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
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
狀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
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辭伏賜死子弟流嶺
南 己丑以資政殿學士王絢參知政事兵部尚書周
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庚寅仙井監鄉貢進士李時雨
上書乞選立宗子繫屬人心帝怒斥還鄉里 辛卯升
杭州為臨安府初呂頤浩與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

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議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將定都故升為府 壬辰劉

洪道復青州執金守臣向大猷 丁酉遣工部尚書臨

川崔縱使金通問二帝初帝將遣使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比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

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恚

忿成疾握節而死 庚子張浚發建康 金尼瑪哈鄂

勒歡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珠請提兵下江浙尼瑪

哈許之仍留左監軍達蘭屯濱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
渤海漢軍諸萬戶等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
入寇 壬寅命李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
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 命劉寧

止制置江淮荆湖扈隆祐太后往洪州又命四廂都指
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
緡后性儉約至是斥賣本殿絹二千疋充費帝方知尋
常用度不足因命戶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

辦之 杜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遂命同知樞密院事
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
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
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留守司亦名存而
已 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峒丁槍杖手

山東盜郭仲威陷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
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
強壯以充軍 翟興引兵入汝州與賊王俊戰敗之

是月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朝廷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量取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

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宮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

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
書考驗古今思慮周密為井田之學無以加矣 八月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府 庚戌李邴罷壬子以
吏部尚書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甲寅王庶罷以
知慶陽府王似為陝西節制使 劉文舜陷舒州 己
未太后發建康 壬戌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為東京
留守悟均之子也時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復帝求
可使緩師者丁卯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

宋汝為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
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
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間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
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
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
俾諭此意 帝聞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使
人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朕
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日

以天下奉之今彼中百凡麗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
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一子又殤孑然
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言未畢潸然淚下呂頤浩曰
願陛下少寬懷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
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帝曰
然金試舉人於蔚州以張孝純主文柄時遼人皆用
詩賦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忻州孫九鼎擢第一九鼎政和
間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金十年始登第皓在北方屢

見之 閏月乙酉帝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
復用者朕以其人雖忠義但志大才疎用之必至誤國
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疎誠如聖諭帝曰如聽邢
倬之計遂結余覩金人至今以為釁端周望曰如宣撫
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庫敵聞而笑之亦足
見其疎也時倬知鼎州未幾以倬始禍除名送英州編
管 己丑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杜充為尚書右僕
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
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
不復歸覲宮闕展省寢陵偷安歲月畧無捍禦及敵騎
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
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
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
自強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
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

罷之 帝聞金師將至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
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
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
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
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辛卯以杜充兼江淮宣
撫使守建康王玠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
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制丁
酉太后至洪州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多溺死惟太

后舟無虞 壬寅帝發建康張俊辛巳宗以其軍從考
功員外郎樓炤上䟽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
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
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
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議防淮
矣 甲辰次鎮江府賜陳東家金 張浚次襄陽招官
軍義兵分屯襄郢唐鄧 是月知濟南府官儀及金人
數戰於密州兵潰儀及劉洪道俱奔淮南守將李達以

密州降金 靳賽詣劉光世降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
之 諜報金人陷登州烏珠將自登入海道以窺江浙
而杜充在建康距錢塘明越道途繚繞慮失事機時韓
世忠駐軍江陰是日遣世忠控守圉山福山 辛亥次
平江府 壬子金人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
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
以蠟書告於朝事洩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
義豫怒殺之境上 癸丑以周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

總兵守平江 以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杜充嚴急劉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捍衛之 丙辰以直龍圖

閣張邵充金國軍前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於再三聞者泣下見左監軍達蘭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

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
羣盜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
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蘭怒
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柞山砦金人陷沂州
丁巳蠲諸路青苗積欠錢 辛未追復鄒浩龍圖閣待
制中書舍人蔡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
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
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

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

列推重

考異薛應旂通鑑書此事在紹興四年十月壬寅帝次平江之下大誤按宋史高宗紀確有明

文帝是年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而不及鄒浩時崇禮方知紹興府亦非當制之任今從高紀作九月辛未

甲戌金婁宿攻長安經畧使郭琰棄城遁以趙鼎

為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言鼎由司諫遷殿

中非故事帝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

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故除之金分河間真定

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原二府為河東南北兩

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府號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衣冠不如式者皆死河
北賊鄺瓊圍光州冬十月丙子朔詔按察官歲上所
發摘賊更姓名以為殿最庚辰禁諸軍擅入川陝

癸未帝至臨安留七日時金烏珠分兵南寇一自滁和
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庚寅帝渡浙江郭仲威詣
周望降望以仲威為本司統制李成掠淮北陷泗州
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慰之命成知泗州辛卯

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 壬辰帝

至越州 戊戌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

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

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

理財以待巡幸 時金烏珠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

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庚子犯黃州守臣趙令歲

以內艱還在道聞變疾趨入城守禦金人力攻城陷欲

降之令歲大罵不屈死時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

卓亦皆殉義焉令歲燕懿王之元孫也 辛丑張浚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竭矣鉗鉢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奸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

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嘗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擬死開白浚曰相公誤矣引誠偽加宣撫司印即為真而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公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從之時浚荷重寄旬擣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訾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金人自黃州渡江逼江州劉光世日置

酒宴會敵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走南康知江州韓杞棄城遁金入城殺掠遂由大冶縣趨洪州 是月京西賊劉滿陷信陽殺守臣趙士真 盜入宿州殺通判盛修已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寇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王善叛降金金人執之 丁未詔聽李綱自便 追復宋齊愈官 貴仲正復叛犯荆南兵馬鈐轄渠成與戰斬之 戊申金烏珠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通判唐璟死之 己酉金烏珠陷無為軍

守臣李知幾挈帑藏與民渡江南歸 壬子滕康劉珏

奉太后退保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 丁

巳金人陷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 戊午遣孫悟等充

金國軍前致書使 金人犯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

城降時太后去巳七日 知撫州王仲山知袁州王仲

巖並以城降金於是福建諸州震恐中書舍人蔡崇禮

行責辭曰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

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真卿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

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愧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

人於地下哉

此詞據困學紀聞編入

二人並珪子仲山秦檜婦翁

也 淮賊劉忠犯蘄州韓世清逆戰破之忠復陷舒州

殺通判孫知微 庚申金人陷真州守臣向子志棄城

去 辛酉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縣尉潘

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都統制

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玠先遁淬力戰死之
太后在吉州金人追之急遂乘舟夜行己丑至太和
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
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登陸后及潘貴妃以農夫
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
不售至與百姓交鬪縱火四掠鄉兵首領陳新率衆圍
城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於城下太后稍安護
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率衆叛犯永豐縣知縣趙

訓之死之 金兵至吉州守臣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鄉城團結丁壯以保閭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斬市中惡少攘亂者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淵懼自歸太后太后降敕諭銓事定新守來疑銓有他志不敢入城銓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鄉城 是日金人陷六安軍 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庚午復還越州 以周望同

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守平江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趙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及金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

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進兵臨和州及無為軍由馬家渡渡江至太平充始遣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瓚以軍先遁淬敗死諸軍皆潰充兵亦散辛未烏珠入建康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書李杲率官屬迎拜烏珠於馬首通判吉水楊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

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
秘閣諡忠襄賜廟褒忠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
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
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復還二浙
彼來我去彼去我來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癸酉入明
州時連雨泥淖吏卒暴露命兩浙漕臣陳國瑞沿路犒
設衛士肉才有六百斤炭倍之而已金人犯建昌軍兵
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

陰江淮宣撫司潰卒攻陷鎮江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於金是月詔諸路兵勤王知徐州趙立聞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去徐州赴楚乃以兵邀於淮陰立麾下勸立速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憩歇定方拔箭出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等未幾疑仲

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
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初張浚信用千秋久之又疑
其跋扈乃以郭永為檢察軍馬李允文為京西憲使左
右掣其肘二人險躁欲得其處更譖撓之使不得有所
為尋又奪其便宜諸將由是解體千秋之庸繆固足以

償事然浚所以用之者不得其道故卒至於敗

此據中興紀事

本末所載王之望西事記修入

十二月乙亥朔張浚承制廢積石軍

丙子帝至明州 丁丑江淮宣撫司將戚方擁衆叛

犯鎮江府守臣胡唐老死之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遇害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 初烏珠將趨杭州岳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兵攻常州飛救之於是廣德無援城遂陷金人殺守臣周烈 己卯帝在明州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福建募船千隻相繼而至朝廷甚喜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禁卒張寶等憚行謀亂命呂頤浩等伏

兵執寶等十七人斬之 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
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
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端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遂有
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
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
兵 金烏珠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乙酉遂犯臨安
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安吉朱蹕率弓手土軍

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烏珠聞帝在
明州遣阿里富埒琿帥精騎渡浙追之己丑帝乘樓船次
定海縣聞有金使至不欲令至行在留范宗尹趙鼎汪
藻於明州以候之又謂張俊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
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
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
官以下多從衛癸巳帝次昌國縣乙未杜彥犯潭州
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邑士謝淳力戰而死金人屠

洪州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使
巴拜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
執巴拜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巴拜
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
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手刃之尚
言及斯人耶乃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背主汝享國
厚恩乃若此豈人類哉遂大罵巴拜趣殺之至死不絕
口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棄軍奔温州 庚子帝移次

溫台

癸卯黃潛善卒於英州

李成自滁州引兵之

淮西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次昌國縣碇舟於海中 金阿

里蒲盧渾攻明州乙巳張俊劉洪道遣兵掩擊金人奔

北多死於江者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烏

珠 丙午帝次台州章安鎮 帝慮隆祐太后徑入閩

廣己酉詔遣使臣齎書至虔州尋問艤舟之所 庚戌

金兀朮中分麾下兵會阿里富埒瑄復攻明州張俊懼

率衆趨台州劉洪道亦遁 癸丑貶郭仲荀廣州安置

丙辰詔原兩浙州郡降金官吏 丁巳羅索陷陝州

知州兼安撫使彭原李彥仙死之彥仙在陝蒐軍實增
裨濬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
攻為彥仙所敗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又大敗
之羅索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
援於張浚羅索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
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

氣如常數出與戰既而食盡告急於浚浚檄曲端以涇
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幕官謝昇曰金若下陝
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
彥仙日與金戰羅索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
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羅索怒盡屠之彥仙初名忠靖
康初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奏下
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既出効用在陝再踰年大
小二百戰未嘗敗衄至是力竭無援以身殉國 烏珠

遣兵益富埒復攻明州己未城陷遂屠之是夜大雨
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執守臣趙伯諤伯諤言帝在溫
州將入福州金人遂以舟師來襲追三百餘里弗及提
領海舟張公裕以大舶擊却之蒲盧渾引兵還 辛酉
帝發章安壬戌雷雨又作甲子泊溫州港口時明州失
守海道可虞丙寅帝移次館頭 丁卯台州守臣晁公
為棄城遁 處州衛兵及鄉兵相殺縱火肆掠三日
劉可轉寇京西桑仲屢敗之至是為其黨所殺復推劉

趙據荆門軍 戊辰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劉珪罷
侍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任事使太后涉險為敵
人追迫故也 是月金人攻楚州守臣趙立拒之 金
人犯邠州曲端遣涇原路副總管吳玠拒戰敗之於彭
原又入同州 張浚遣謝亮使夏國至則其主乾順已
稱制遂還 二月甲戌朔河北盜相人鄺瓊降於劉光
世瓊初隸宗澤澤死調成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
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

餘為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於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乙亥帝如温州駐蹕江心寺因改名曰龍翔 復

以盧益為資政殿學士李回為端明殿學士並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

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亡去金兵遂大掠屠其城 丙子金烏珠自臨安引兵還

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丙戌命劉

光世率兵追之

考異中興紀事本末云是年正月烏珠破明州屠其城陳桧通鑑續編亦云正

月金阿里富埒瑛復侵明州烏珠以師會之二月烏珠自明州還臨安繼大焚掠則是烏珠親行與富埒瑛合攻明州也烏珠一名宗弼按金史宗弼傳云宋主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富埒瑛以精兵四千襲之尋又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是烏珠未嘗親行特濟師以助攻耳續編之誤薛應旂因之而不能改宋史高宗紀云二月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又云丙戌金自臨安退兵命劉光世率兵追之亦誤按金史太宗紀云是年二月乙亥宗弼還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乙亥先丙子一日當即宋史所謂引兵還也然自臨安趨秀州非自明州趨臨安也其曰丙戌金人自臨安退兵者蓋是時帝在温州烏珠以乙亥去臨安至丙戌帝始聞其退兵因命光世追襲宋史牽連書之殊令人惑或曰宋史但稱金人不著姓名丙子自明州還者富埒瑛也丙戌自臨安退兵者烏珠也其說近是然温州去臨安千餘里如烏珠果以丙戌去安得是日

即聞而命光世連之
乎今悉據金史改正

丁亥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

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庚寅帝次溫

州 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獻策請平其直以鬻官產

既而駕留一月所費不貲皆取給於鬻產之直弼永嘉

人也 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准詔言事上疏曰

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土

宇日蹙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棄桴入海者

由將帥非人而陛下馭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王瓊之徒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金帛充盈
錦衣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興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
官其寵可謂極矣平時飛揚跋扈不遵朝廷法度所至
焚掠驅虜及金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
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其再
來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退數里
遽狼狽引軍而行遂至明州屠戮無噍類是殺一城生
靈而陛下有館頭之幸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建康京

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玠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充世忠玠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藏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計洎充力戰於前世忠玠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宴飲賊至數十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賊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玠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

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既而俊冒朝廷不貲之賞
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鷄犬為之一空居民皆逃避世忠
逗留於秀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城外
無不被害陛下親御宸翰召之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
女張燈高會王璣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
計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在
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璣本隸杜充充敗於
前而璣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璣以令天下其他以次

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可也臣愚以為退敵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詣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如此則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不然雖大臣忠貫日月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

議斷而行之 辛卯金烏珠入秀州權知州事趙士賢

死之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民鍾相當以左道

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甲午相自稱楚王改元

天載尋寇澧州陷之殺守臣黃宗權 尚書右僕射同

平章事杜充已降金御營副使劉光世奏充敗事未知

存亡會知真州向子志言充已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

回者乙未罷充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

申以金兵退肆赦 李成入舒州 金游騎至平江周

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亦遁戊戌烏珠入城縱兵焚掠
死者五十萬人 辛丑白虹貫日 湖北制置使傅雱
招諭孔彥舟彥舟聽命因以為湖南北捉殺使 金人
陷醴州守臣王淑棄城去 是月張浚自秦州引兵入
衛聞金軍退乃還 三月癸卯朔金人去平江統制陳
思罷以舟師邀擊敗其後軍於太湖 壬子金人入常
州守臣周杞遁去 甲寅帝謂輔臣曰隆祐太后朕初
不識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國多難越在數千

里外兵馬驚擾朕何以堪當亟奉迎以慰朕懷遂遣盧
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如虔州迎太后東還 丙辰金
人犯終南縣經畧使鄭恩戰敗死之 初韓世忠以前
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金烏珠師還
擊之烏珠自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
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丁巳烏珠至鎮江欲濟乃
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
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烏珠

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
烏珠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世忠襲之烏珠奪
大舟十艘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
岸且戰且行世忠以朦朧大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
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
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
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烏珠祈請
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金烏珠語

塞 己未帝詣天慶觀朝辭九廟遂發舟回鑾 辛酉

帝發温州御營前軍將楊勅叛 乙丑帝次台州松門

寨宰執奏駐蹕之所帝曰會稽只可暫住若稍久則人

懷安而不樂屢遷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

帝曰蜀財用富饒秦士馬精勇朕倚秦之兵資蜀之貨

固善但張浚奏漢中只可備萬人糧恐太少若兩浙委

得人錢帛猶可汴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運致頤浩曰

若只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閩廣皆為盜區非國家

之有矣帝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鹽息以贍軍費江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綯曰或者輕議晉元帝遠都建業不能復中原而多以入蜀為便抑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王繼思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亦未為便也范宗尹曰若使入蜀則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將兩得之帝曰然是夕風順御舟過淺幾覆戊辰孔彥舟獲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於龍陽己巳戚方陷廣德軍權通判王濤不

屈與判官李唐俊法司潘偁知縣韋績丞蔣夔皆死之
辛未帝次定海縣縣為金兵所焚惻然曰為民父母
不能保民使至如此 是月金達蘭自濰州遣貝勒太
一等提兵南寇以援烏珠因圖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
之敵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退保鎮
江績不肯移績金壇人也 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
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侍郎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
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

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宗配當年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絀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帝是其議是歲詔分鄂岳潭衡永道彬

桂陽八郡為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澧辰沅靖合
邵全武昌九郡為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 金達蘭引
兵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擒其壻萬戶保喇
殺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